

「來！我們為李先生新戲首日票房便已衝破五十萬乾杯。」一個西裝筆挺的中年男人率先站起來，舉起酒杯說着。

「哈哈！算不上什麼，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啦。」李正口裏雖這樣說，然而喜悅之情已寫在他的臉上。

語畢，一眾皆高舉酒杯，齊聲道：「乾杯！」

然後另一個人又揶揄一番：「看來今年金像獎最佳導演的候選人，你是走不掉了。」

「不要取笑我啦！我只是剛出道的新人而已，還有很多地方要向前輩學習呢。」

中年男人又插一句：「李先生此言差矣，長江後浪推前浪呀，這麼年輕已有這個好成績，真是不得了啦，想我廿八歲的時候還在渾渾噩噩。」

這班人努力在李正臉上貼金，說穿了還不是為了自己或是為公司的演員鋪路；成名導演拍出來的戲本身就是一個票房保證，即使劇本再爛，演員再不出名，總有一堆自以為藝術修養很高的人看。

「我今天真的好開心……好開心呀……」奉承的話那有人嫌多，李正似乎很很受落，越喝越多，已有三分醉意。

「嘩嘩」的電話聲響起，李正看了看電話屏幕，突然臉色一沉，收起臉上的喜悅接通電話：「喂！」

「正兒，最近怎樣了？身體好吧，你大哥說你第一次拍戲成績就很不錯囉！我兒真了不起……對啦，這幾天雨天，我腳的風濕又發作啦，上月寄回來的家用都快用光了，所以……」

「夠了！每次打來都是要錢，我這幾天都在忙，遲些寄給你好了吧！你滿意吧！就只會要錢，有你這個母親我覺得好羞恥！」接着掛斷電話，使勁往牆擲去，零件散落一地。眾人均驚愕地看着李正。他拿起酒瓶發現空了，便又發作：「酒呀，還不快拿酒來，你這是怎做生意啦，快拿來，我有的是錢。」說著便在褲袋掏出一疊鈔票一手拍在桌上。

眾人見狀均欲離去，又不好意思開口先說。終於有一人開口了，其他人都跟着走了，只剩下李正一個在房內自言自語，喝着酒，發着酒瘋。

*

*

*

「Cut！這是第幾次NG啦，我說了多少次，跑上去緊緊摟着他，觀眾才能感受到不捨得愛人離開的呀。」李正指着身為女主角的葉莎，額上青筋都現出來。

葉莎擺出一副漫不在乎的樣子，逕自走到場邊的椅子坐下，接過助手遞上的參茶淺

淺的呷一口，冷冷地道：「不拍了！」一副大明星的架子。

「大家今天辛苦啦，拍了那麼久了，大家就回去休息吧！明天再繼續。」站在旁邊的編劇見狀便說。

然而李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，喝道：「別以為大明星好了不起，我的戲並不要靠什麼明星……」

嗶嗶嗶。

李正接通電話。

「三弟，不得了，媽媽她……」

李正打斷他的話：「她又怎麼了啦大哥，她不是有你照顧吧？要不就送她去老人院，這樣大家也不用煩，錢我已經寄了，要怎樣你決定，我在忙着拍戲沒空。」接着便掛掉，索性把手機關了。

他視線再次轉到葉莎。

「滾！」

葉莎瞪大眼呆住了，她萬萬想不到竟然有人這樣跟她說話；從來只會有人對她低聲下氣，莎姐前，莎姐後，沒想到竟被這樣一個新晉導演呼呼喝喝。

「我叫你滾！你是不是聾子？我這不需要什麼明星，給我滾！」李正看她還沒有行動，便又加重語氣。

編劇聽了，心慌了，又左右為難，便說：「不……不過……戲都拍了三份一了，怕來不及；而且……我們已跟她公司簽約了，如果換角恐怕要賠償不少。」

「賠什麼償？現在是她不跟我們合作，那是她毀約，而且我不想只胡混過關，對不起買票的觀眾。重拍就重拍，現在重拍還可以在限期前完成，我會跟電影公司那邊交代。」

大明星怒氣沖沖地帶着助手離去，臨離開前掉下一句：「且看你們怎個專業法，看專業能不能混飯吃，哼！」

*

*

*

有志者未必事竟成，盡了力未必得到回報，藝術就是這樣一回事，結果雖然戲是拍成了，但觀眾的反應卻而未如理想，票房創下公司近幾年的新低點。

「李正呀李正，你正瘟神呀，我公司幾百萬就這樣給你掉入大海了；我們公司真是再請不起你這大導演了，你另謀高就吧，這幾天上來公司，我秘書會將尾數都發給你。」

「馬老闆……馬老闆……再給我一次機會……一次，我已想好一個新的劇本，這次一定……」

原來被人掛斷電話的滋味不太好受；那些曾經說他是最佳導演，長江後浪推前浪呀

什麼的，一個二個像人間蒸發失蹤了，怎麼也找不到，每次打電話都只得到一句：「你撥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，請稍後重撥……」

嘩哩嘩。電話響起來。

李正奇怪這時還有誰會打給他呢，他接通電話，另一邊傳來大哥的聲音。他話音嘶啞，哽咽地道：「三弟……媽她……她死了……嗚嗚，二哥他……正趕回來，媽臨終前還叮囑……無論如何……一定要你回來……出席她的喪禮……說有些東西要託我給你。」

「喔，好呀，死了也好，反正現在我也沒錢再寄回去養她了。」李正聽了並沒啥反應。

「正！人既然死了，別再多說了，只管回來就好。」

於是李正就去買了張車票回到家鄉去了，這是自他十八歲離開家鄉後第一次回來。他離開是因為他不甘心在這窮鄉僻壤耕一世田，所以一個人走到城市去，離開時母親沒有說什麼，只有一句——「記得要寄錢回來唷！」

他步入靈堂，靈堂內氣氛好冷清，除了大哥、二哥和嫂姪等之外，就只有一兩個親戚到場，李正走到母親遺照前上了三炷香，鞠了三躬，並沒有半點悲傷的神色。

大哥走到他身旁，一手拿着一個別緻的長形木盒，一面道：「或者你會怪媽，以為她貪錢，其實，她做那麼多，還不是為了你。這個木盒，媽臨終前千叮萬囑一定要我親手交到你手上，現在我就把它交給你，你看了就會明白。」

李正接過木盒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一本存摺和一封信。他先拿起存摺，打開看到存款是二百多萬，他的心立刻慌亂起來，急不及待便拿起那封信拆開來看個究竟。

正兒：

在三個孩子之中我最擔心就是你，你這份人性子急，又愛揮霍，不會儲蓄，做事又沒計劃，所以最放心不下，怕你終有一天會碰壁。你說要出外頭闖，其實我十分擔心，不過我知你決定了就很難使你改變主意，所以只好要你寄錢回來，由我儲起來。你大哥、二哥和嫂子他們都供養得我好，衣食都不用我操心；然而你賺的越多就越怕你會亂花，所以要你寄回來的錢也越多。

我兒，我也不想每次找你也只是要錢，真的好抱歉，只是每次想跟你聊聊的時候，你都總是在忙，所以也不好打擾你，不過即使多忙也要小心身體，不要壞了身子。你寄的錢我都幫你儲在這存摺上，給你有需要時備用。

母字

李正一邊看，手一邊發抖，淚水已衝破了開口，豆大的淚珠一滴一滴落在信紙上。一切已經是盡在不言中，只有留下無限的悔恨。

教師回饋： 塑造人物傳神生動，描寫當紅導演的意氣風發氣燄迫人，有歷歷在目的效果。主角的自我膨脹不念親情，正好反襯後來他的潦倒懊悔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 人生的得失起跌不能逆料，躊躇滿志揚帆出海的時候，有誰會提醒我們海上的驟雨急風？

